

16

CHESTER

T5236.03/401

11

4

M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M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MAR 1 1932

臣

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險釁艱難禍也。閔憂也。

生孩六月。慈父

見背。

背弃也。

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奪志謂易其志。守節之志。

祖母劉愷。臣

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

立。

零丁危弱貌。成立謂成人也。

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

息。外無碁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

晚有兒息言子幼也。碁功謂碁服及大功小功之親。疆盛也。

熒熒獨立。形影相弔。而

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

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

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

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墮首。所能上報。

聖朝謂晉也。逵

榮乃守刺名無主謂無人主奉供養之事也。墮落也。墮首斷落其首也。

臣具以表聞。辭不就

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蜀也。郎署謂尚書郎言我本謀為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軍所虜獲曰俘。蜀為晉滅故云。俘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拔擢謂郎中洗馬也。優渥厚也。盤桓不進。貌日迫西山。喻劉年老暮也。奄奄將絕也。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廢遠謂廢養而遠離也。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

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謂梁州益州也。言非但人知天地亦知也。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結草即老人亢村。臣回以報魏顆事也。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謝平原內史表 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恩

陸機

陪臣陸機言。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稱陪臣。機前任吳王郎中令。故稱。今月

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賁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

內史。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王攝政。故稱板詔。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祖

父遜抗皆吳臣非有功於本朝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尚書無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

登三閣宦成兩宮太子洗馬吳王郎中尚書郎中殿中郎又為著作郎三閣謂秘書郎掌內外

服冕乘軒仰齒貴游齒列振景拔迹顧邈同列邈凌也言振其光景拔迹施重

山岳義足灰沒宜死報也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

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為故齊王罔九所

見枉陷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遷國顛沛謂趙王倫篡位

見危授命也曠盪謂蒙寬宥也何顏謂自慙也頓膝謂拜

跪也厲危也齊王罔字景治罔舉兵討倫斬之禪文受禪

之文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誅始謂罪

地也已雖繫獄負重罪此心實不負天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

與第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

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袁瑜字世都馮

字彥先曹武字道淵言此六人陰蒙避迴陰蒙

初皆同事共思所以獲免之計陰蒙避迴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

傾側也詐發妹喪不預倫事崎嶇皆可推校在中書一字一迹自可分明而一朝翻然更

以為罪最爾之生尚不足矣區區本懷實有可悲尚曾也

畏逼天威即罪惟謹罪就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何

墨守曰君莫大之釁日經聖聽釁罪也言罪莫大於不忠

者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

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謂成

都王也宥寬也霜復得扶老携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

就散輩。散輩謂散官之輩也。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踟天踏地。若無所

容。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

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

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不悟猶云不意也。丹書定罪之書也。

言蒙除其罪為凡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

辱大命。顯授符虎。猥頓也。大命天子命也。符虎金虎符也。謂授內史。使春枯之條

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陸沉謂無水而沉也。翔鴻喻朝

士也。言我頓蒙天恩。再得與朝士齊列也。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

致朱軒。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有罪在徒中。漢使張後冀州有賊。天子思敞使治之。隨為冀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千石飾。凡犯罪名已定而逃亡者謂之亡命。方

臣所荷。未足為泰。方比也。泰即孟子不以泰乎之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

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

常憲。參并言雜半也。憲法也。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

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勸進表。愍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南時。劉琨在并州。段匹碑在冀州。此表勸睿為天子。琨

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琨

建興五年。建興閏帝年號。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

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

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

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碑。頓首死

罪上書。臣琨臣匹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

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也。蒸衆也。樹立也。對配也。越揚也。司牧主養也。

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

奉之。行故聖人屈身以奉祭祀。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

得已而臨之。莊子曰。君子不得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

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言社稷屯難郊廟禮廢當取所

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匹。殫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三五謂

帝也。肇始也。宣皇帝河內温人。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

葉重光。四聖繼軌。三葉謂宣景文帝各有文明之德。故云重光。四聖謂武惠懷愍。惠澤侔

於有虞。十年過於周氏。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自

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元康惠帝年號。永嘉懷帝年號。

禍謂趙王倫作亂。氛惡氣也。謂劉聰石勒等昏亂王室。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

危。有若綴旒。宸極喻帝位。御謂御人之道。天王崩曰登遐。登遐醜裔謂懷帝死賊拜也。賴先后

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先後謂上四帝也。洛陽後太司馬南陽

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故云皇帝嗣建。皇帝蓋愍帝也。左傳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甄表

也。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

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

不悔禍。大災荐臻。不圖不意也。荐重也。言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國未忘難。寇

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犬羊喻

邑長安也。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

幽劫。復沉虜廷。仍因也。言琨等使人奉表詣長安。還因知

虜廷謂蒙塵平陽也。神器流離。再辱荒逆。神器天子位也。流離崩喪

也。再辱謂懷帝先沒愍帝

也。

又喪也荒
逆謂劉曜
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

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食土之毛含氣

之類謂盡天下之人也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三世言承前三帝之恩舊註云

現祖父恐遺匹承問震惶精爽飛越承問謂聞破且悲且

惋五情無主五情五舉哀朔垂上下泣血朔垂謂臣琨臣

匹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昏明

夜也相濟言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

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公子小

莒後入齊為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左傳晉

桓公伯諸侯驪姬為夫人諸公子重耳出奔後獻公左傳晉

堯重耳還國是為文公以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

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

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陛下謂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

命名也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織垂典自京畿

墮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邁夷羿宗

姬之離大戎獲以過之囂然憂傷貌夏太康出畋為羿所

所滅邁遇也離離也言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

德伐叛以刑元帝居琅琊時加撫揚州諸軍事故云抗明

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懾服也不類純化既敷則

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敷布也暢通也企至也

首至足此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揆度也四門四

節文也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夏訓夏書也美宣王之興

周詩以為休詠况茂勲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顒

然莫不欣戴顯然仰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

胤唯元帝宣帝有陛下之曾孫也億兆攸歸曾無與二言萬姓歸天

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左傳介之推曰

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祚福也天未絕晉必將

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

情允洽裔遠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

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德至草木則冠帶之倫要荒之

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冠帶謂四方士人要荒謂要

同為勸進之辭者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

以上尊號考度也函夏中國也越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

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

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

傾首之望慰安也乃顧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莢育豐肌於

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萬人得君猶枯木朽臣現臣匹

殫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

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浹辰十

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鍾猶云適當也季末也九

與厄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民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

而不恤哉窺與窺同狡猾也窺欲也瑕猶疵也隙間隙陛

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逡巡猶昔惠公虜

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

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

懼。左傳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卻克呂甥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虜秦言爲秦所虜也圍孺子名闔合也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元大也大龜可卜知吉凶

可爲今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曾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執事君之左右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

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盛禮謂册尊號之禮謹上臣琨謹

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溫嶠字泰真太原人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左右司

馬使詣江南主簿臣辟閭訓。辟閭訓字祖明樂安人臣禪遣散騎常侍征

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榮劭字茂世北平人

爲清河太守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郭穆字景通奉表臣琨臣匹

碑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謝詢河東人元康中表爲孫氏

置守冢人詔從之

張俊。俊字士然吳國人爲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

修虞祀燕祭齊廟。左傳晉滅虢襲虞而修虞祀樂毅伐齊而修齊之宗廟夫一國爲

一人興先賢爲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

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

諸絕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

喪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

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暴興疾顛謂羽卒起卒亡殘戮之尸乃以公葬。漢

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

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使項羽承諸侯之緒代有智主

不廢亦可伏惟大晉應天順人武成止戈止戈為武言用

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西戎遠國也序謂有

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

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孫氏謂皓

望福也金印也青綬也言孫氏子弟比肩當時受恩多有過

望為諸侯佩晉印綬也千里謂諸侯封疆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

室詩曰鳴鵙鳴鵙既取我子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

之惠無毀我室了喻皓室喻吳追惟吳偽武烈皇帝孫堅字文

尊號謚曰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眾犯難

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攻潰

大破卓軍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

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威震群狡名顯往朝桓王才

武弱冠承業羣狡謂董卓之徒往朝謂漢朝也堅子招百

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

至忠已著曹操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夫家積

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狗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

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義勇謂起義兵也扶危

也開吳謂創造吳基也三葉謂堅策權臣竊悼之伏見吳平

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破吳

之時

也

也

武帝有詔追錄先賢也。二君堅策也。言應書其名也。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先代謂漢也。從坐謂孫皓連坐也。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榮壟永以為常。

○讓中書監表

庾亮 亮字元規。明帝欲使為中書監。表讓後。遷司馬。錄尚書事。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檢操行檢節操也。所居喪亂謂

遭劉聰劉曜破亡也。庇陰也。有道謂元帝也。爰於也。言我客游逃難以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先帝謂元帝也。時福謂爵祿也。龍興謂中興也。

常謂殊眷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元帝聘亮妹為皇太子妃。遂階親寵。累忝

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任也。濯纓入仕也。服任也。濯纓入仕也。頻繁省闈。出

總六軍。繁多也。省闈謂黃門郎散騎侍。郎出總六軍。謂為王。散中領軍。十餘年間。位超先

達。言爵祿越先進之人。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

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

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

祚。聖政維新。謂明帝也。諱紹。元帝太子。宰輔賢明。庶察咸允。康哉之歌

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

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亮明穆皇。后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

中表不同。言更宜避嫌也。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

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

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

今之盡敗更由姻昵。七族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六姓二竇及鄧閻梁何是也。平進言不假

姻戚而進也。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

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輕薄猶云寒微人以此忽之。故非大過每每見容。

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踈。重矣大矣。而財

居權寵。四海側目。憑依也。天地喻天子。皇后也。四時喻諸王也。權勢所在則眾必嫉之。事有

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允信也。不容誅謂罪大也。弊傾頽也。其

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

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

禍成重閹之內矣。此皆徃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疏附謂賢才也。

姻進謂外戚也。重閹宮門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

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

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

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二相王敦王敦明其愚款。朝士百寮

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

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

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實仰

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控控。口屢陳貢

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控控誠也。察諒

見信也。屏營徘徊也。厝置也。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

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今地謂嫌疑之地。違命謂不受中書監積多也。

歸骸謂乞骸骨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則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矣觀其辭氣則富貴寵榮所不能忘却是真實語

○薦譙元彥表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靜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

山藪桓温平蜀後上表薦秀

桓温温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

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臨河而洗耳舜以天下

讓其友非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亦有秉心

矯跡以敦在三之節國語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

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三君父師也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

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謂使奔競之俗寧一也伏惟大晉應

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兔置絕

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兔置網也詩云蕭蕭兔置喻殷之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

而食也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刺宣王不能留賢也絕響無聞謂野無賢人也斯有識之所悼

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指穆也臣

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奉役謂征蜀也鯨鯢謂李勢也既懸

謂梟首也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蜀

於亡齊之境庶庶幾得之也左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

季之賢人也史記燕初入齊聞王蠋賢使人謂蠋以為將封子萬家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遂頸於樹

枝而死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渭水

也揚清謂處濁世而不汗也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

遘遇也道消謂君子道喪也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毛詩曰顧

瞻周道中心恒兮中華為賊所破賢凶命屢招茲威相逼

者顧瞻而哀也望謂登仕之望也李雄安車徵秀雄叔父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

立誓不降辱抗舉也王立言貞也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

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漢書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安車

駟馬迎龔勝勝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豈宜以一身事二姓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王莽以安車迎

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故云

對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

于今西土以為美談西土蜀也言皆美秀之節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

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

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言當

以勸敝俗也若秀蒙蒲帛之徵蒲蒲輪也帛束帛也皆所以徵賢者足以鎮靜頽

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幽遐遠夷也

自解表初桓玄僭位仲文以佐命官尚書逮帝初反正抗表自求解職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

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

寔所敢喻勢弱謂鱗魚也巨力謂風波也言已微弱受昔制於桓玄不能自保也敢喻言可以為喻也昔

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

危授命忘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

昏寵叨昧偽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桓玄進到姑熟羣臣勸受九錫及禪位冊

文皆仲文作言曾無獨固者謂不能拒之也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

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貸謂假借言劉

裕誅玄反正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佇聽也三驅廣為假借也留一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繫維云維之繫之謂不解尚書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是以僨俛從事自同全人裕誅玄時帝尚未反正故云否隔忘進退猶云不知進退也僨俛從事厚顏也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胡何也言何能以此厚愧之顏居尚書之次序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

傅亮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旄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陽晉所都故云舊京威懷謂以威德懷人司雍二州也河流遄疾道阻且長遄速也加

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伊洛二水名榛蕪荒穢也

為墟宮廟隳頓鍾簏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漢鍾格言都邑荒蕪

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五陵晉文帝崇陽陵武帝峻陽陵宣帝高

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

修之等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

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劉穆之字道中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

復因裕此表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亮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

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没而彌著司勳官名主錄功勤者也故尚書左

僕射前軍將軍臣劉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

外勤庶政義始謂初起義兵也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

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加丹陽尹頃戎車遠

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

劉裕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局致器局也棟幹棟梁貞幹也方宣讚盛化緝

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班同三事謂贈

儀同三司也榮哀既備寵靈已泰生榮死哀人理既備臣伏思

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義熙安帝年號草創初始也外弭止也艱患謂桓玄作亂也

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

北伐徐道覆勸盧循承虛而下故云外慮內難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

翼之勳豈唯謹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

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風俗通禮諫有五諷為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莫見其際謂隱而不露

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

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

濟其事者左右助也言穆之出將入相皆不辱君命履謙

居寡守之彌固履謙也居寡亦即履謙之意即褒多益寡之寡每議及封爵輒深

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抑絕謂辭封爵也古者天子建諸侯以白

茅封五色土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

賜以為社

宇。言撫此事何可昧而不言謂者宋公意也。正司謂正為三公也。既表也謂表其所居土宇也。俾忠貞

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臣契閣屯夷旋

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

啓上合請付外詳議。屯難也夷平也。如云險夷對始終而言也。金蘭喻同心也。乃懷所懷也。朝

聽朝堂之聽也。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齊明帝名鸞初立弟昭文文以帝錄尚書

事封宣城郡公固讓不受後廢帝自立

任昉

臣鸞言。被臺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

之愛降家人之慈。太祖諱道成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世祖武皇帝情等布

衣寄深同氣。世祖諱贖字宣遠太祖長子。武皇大漸實奉話言。大漸病將死也。

話言謂屬後事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識量已。自見之謂

明一至謂之偏材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尚

顧命曰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又曰后憑玉几遂荷顧託導揚末命。末命臨終之命也。雖

嗣君棄常獲罪宣德。嗣君鬱林王也并常謂廢常道也宣德太后也。王室不造職

臣之由。造成也左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

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漢東牟侯與居惠王

子也誅諸呂有功博陸侯霍光字子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後輔昌邑王賀賀無道以太后命廢賀四海之

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言四海聞廢王皆歸咎於我陵土未乾訓

誓在耳言武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

帝崩未久也

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高寢高祖寢廟也武

園武帝園陵也悼傷也言心之傷痛寧容復微榮於家恥。

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漢書霍去病征

匈奴有絕漠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神州謂揚州也儀刑謂表率也列岳謂比於諸侯也尚書古

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今之尚書古稱司會為主天下之大計也中書官名掌出納王言

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寵章謂封侯也禦侮謂為

驃騎言自知不可誰以為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

貫戰國策唐睢謂楚王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

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

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隕越為期。不敢聞命。一匡管仲也千室謂

諸侯之封也它居也近甸謂宣城也亦願曲留降鑿。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

彌固。永昌之丹慊。羊祜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後以獲申。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庾亮封永昌公肅宗以亮為中書監上疏辭讓故乃云懇誠丹慊也願許謂許所請也

慊不足也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易昭言其心事易為上所知也

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

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梁武

受禪以為吏部尚書

任昉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

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素門凡流言無門望也輪運也翮翼也進謝

中庸退慙狂狷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

三冬靡就進退猶云上下也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

用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躡僑齊楚徒知貧賤戰國策蘇秦

納歸負書檐囊史記虞卿躡僑檐登僑草履也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

作牧以蕙苾興謗漢書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及遷徙

勝之事也後漢書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

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

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

兼兩首馬援以蕙苾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

先賢所慎也以上語意本此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

謂為始興太守被解落也為民知井臼之逸古得罪之人皆著赭百年上壽既曰徒

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徒然空言也

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

鍾阜朝夕謂海潮也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楊惲與孫

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楊雄素貧嗜酒會宗書曰

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祿微賜金而歡

同娛老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家令上疏乞骸

主以娛養老骨上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廣曰此聖

臣故云娛老折芟燔枯此焉自足後漢書鄭敬折芟而坐

醴燔乾魚欣然樂在其中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

謀司馬談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周書湯放桀三千諸侯

會于大會然後即天子之位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謀而同

孟津臣釁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締構草

昧敢叨天功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

不能為梁立功也降者泥首輿輓以獄訟謳歌示同民志

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顧已及躬何以臻此顧其身不政

甚至此

當以接開白水。列宅舊豐。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盧縮與高祖同居豐邑。雲與梁武居相近。

故云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東觀漢記曰：初光武學長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駕幸祐第，問曰：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又曰：上初學長安，南陽人賢者往來長安，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銀買驢，令從者備以給諸公之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

夏侯勝曰：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言，今不待明經而得也。

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銓衡以平輕重，關猶係也。漢魏以

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郭泰字林，宗知人好獎訓，上類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天下言拔十得五，尚曰比肩。

龐統為郡功曹，性好士者咸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薦七人，宣王曰：聞千里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于

一朝而見七人，不亦眾乎？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

算。其餘謂許郭之外，魏志曰：王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

則山濤識量，以臣况之，一何遼落。毛玠魏尚書，山濤晉吏部尚書，遼落不相及也。

齊季陵遲，官方淆亂。季末也，陵遲，零落也。官方謂士政也。鴻都不綱，西園成

市。後漢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靈帝即位，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金章有盈

筍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金章盈筍，未詳。金章印也。筍謂盛衣器，趙王倫篡位，侍中常侍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

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

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侍中中常侍冠武弁大冠，加金鑑，附蟬為文，無材而蒙此者，於公則失，授於私則失，受故云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

失受，故云交失。

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

失受，故云交失。

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

失受，故云交失。

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

失受，故云交失。

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

失受，故云交失。

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

軍河內。緒業也。參差不齊也。蕭何留守關中，常以食給漢

武軍後封雍奴侯。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云

皆言有功而封也。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

親可封。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

胃禮義是創，後封稷嗣君。吳漢自初征伐，兵有不利，軍營

不如意，漢常獨繕檠弓戟，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

作攻具，上曰：隱若一。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安帝宜承

敵國矣。後封廣平侯。或功成野戰。安帝宜承

大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為上蔡侯。或盛德如卓

茂。或師道如桓榮。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為太傅，

侯。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

附。唯在恩澤。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

五侯。王氏也。成帝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為列

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言此非漢本約，故云非舊

章。漢有恩澤，侯無功勳，但以恩澤而封，侯言我今封亦若此也。

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

高祖功成，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

但以恩澤實有乖於儒者之道。雖小臣本自諸生，家承素

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東觀漢記：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

安步以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

凱。任止牧伯。范汪字玄平，為雲遠，相道風，謂妙達玄理。秀

元八凱言遠祖位斬同於元凱。高祖少連，夙秉高尚。少連

止及刺史而已。牧伯謂刺史也。高祖少連，夙秉高尚。少連

也。所富者義，所乏者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少連為先志

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

將亞冢司。先志謂先祖隱逸之志。庶幾也。齊永元初，雲

為國子博士。上天監元年，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雖千秋之一月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

達車千秋自園寢郎論戾太子事一日超九級至大鴻臚荀爽從徵時及登台司經九十五日言此二人之達不足比於我也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言雖無知識至於名實不當損國陛下累身亦知不可故不敢叨冒也

不棄菅荊怪愛同絲麻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管蒯草名可以為索

麻雲自喻也絲麻喻賢良也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

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微物蓋雲自謂也免謂免咎責也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齊建武初有詔舉士王表薦琅邪王

陳及王僧孺

任昉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通壤引川則溺者安

任賢用能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古者統而前旒則亂者理

統塞耳所以掩聰也故云隱統古冕字充滿也符璽印也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爰盎謂文帝曰

許由一讓而陛下讓白駒空谷振鷺在庭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又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白駒賢者所乘空谷言賢人出仕而谷空也振衆也鷺白鳥也以喻潔白之士也在庭謂在王庭也

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謂嚴君平之流也藏器謂藏治國之器也屠謂太公屠牛於朝歌保謂伊尹為酒家傭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列仙傳曰關令尹內學老子西游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非取製

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王褒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采為味也

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寢議廟堂借

聽輿阜輿阜賤土也言寢息卿相之議借聽微賤之言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

後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

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尚書禹作司空棄作

之裘非一狐之腋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采為味也

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

聽輿阜輿阜賤土也言寢息卿相之議借聽微賤之言

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

後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

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尚書禹作司空棄作

之裘非一狐之腋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采為味也

欲使名實不違。微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謝靈運宋

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僚官也言英俊之材居於

下職不可以位卑貌陋而限之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

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七代冠冕不絕故云重光而謂

海內所推美也神清氣茂。允迪中和。迪蹈也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

教之樂。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常以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有樂地何為乃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

爾言暉俱有之賜書。漢書班彪幼與兄嗣共游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辭賦清新。屬言玄遠。

室邇人曠。物疎道親。毛詩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已在

貧賤不患物不疎已親疎係乎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台三

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言使此人居庠序則萬

仕則虛三公之位人皆傾心。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荀顛字景倩魏太尉或之

而仰慕也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親異之曰親令君之

子也有父風李固字子堅司徒計之子少好學四方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前晉安郡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

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備書

成學。僧孺東海郟人也筆耕以供筆代耕也班超為官傭書以供養至乃集螢映雪。編蒲

緝柳。車胤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孫敬先言往行人物雅俗。言古人言

在太學編楊柳簡以為經甘泉遺儀。南宮故事。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

不備泉用之名曰甘泉。鹵簿范曄後漢書曰鄭弘為尚書。畫地

成圖。抵掌可述。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擊烏桓還霍光

令弘前後所陳皆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以為故事畫地

無所忘失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實

畫地成圖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實

無所忘失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實

豈直鼯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實

舉孝廉為郎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詔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詔案秘書如攸言賜帛百匹文士傳人有於嵩山下得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束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驗之果然

士庶皆服其博識

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

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書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言雖已之言可廢而臨表悚戰

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為褚諮議綦讓代兄襲封表

綦南康郡公褚淵嫡子少出外繼有庶兄賁襲爵綦既長大賁上表請歸封於綦天子許焉而綦上此表讓也表與集詳畧不同

任昉

臣綦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隆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膺

長德

國語曰奕世載德載成也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一卿大夫稱家言兄賁信當年長而復有德所以可承家業

封郡如

脫屣千乘言兄賁有止足之鑒視所

夫難奪

守以勿貳謬誤也庸薄自謂也國讓讓南康也弘大也有歸言義名歸兄難奪言已志不

移也

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

理屈

張純光武封其子奮嗣侯奮以父遺勅違詔不受有詔書下獄惇懼乃受丁繼卒子鴻當嗣上書讓於弟

弟不受

遂逃去後因友人鮑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

駿責之

鴻乃感悟還就國

纂傍統

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隕先臣謂父也大

宗謂伯父

宗絕緒謂無嗣也稟承在昔謂父出繼之命也終天謂本生也

臣忘子

滅之節延陵季札也讓吳子是廢德舉豈曰能賢

左傳宋公疾

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

先君之舉豈曰能賢。羨引此以明讓。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停絕謂不襲封也。若不見免，當投竄草澤以遂已志。不任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竟陵文宣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

贈太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

任昉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

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

貿易也。延閣書府也。言著書藏名山則恐山谷移易置諸書府則編簡殘毀不如立碑之久也。然則配天

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配天謂漢南高祖廟前有碑素王孔子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共列七碑。由是崇師之義，擬迹

於西河。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此言沂川之碑也。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此言泗水之碑也。故精廬妾啓，必窮鑄

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

顏。精廬謂寺觀也。一城謂牧宰言寺觀之開牧宰之美猶尚刊勒碑頌况有周公召公之化伊尹顏回之德者乎。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

帝，則周公其人。爰益曰社稷臣主存與存王亡與亡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出謂為刺史也。入守謂為司徒也。尚書曰爾有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左傳于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五教

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

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東平王蒼曰人為善最樂。人

之云亡，忽移歲序。鴟鴞東徙，松檟成行。周公居攝之情猶子良有代宗之

六

二

六

二

六

議故假賜鴉以喻鴉鴉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鴉鴉焉說死曰梟與鳩相遇鳩曰

于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猶惡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檟言成

行者明年月深遠也六府臣僚三藩士女子良為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

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南兖州刺史斯謂之三藩人蓄

油素家懷鈔筆蓄積也油素絹也鈔筆粉筆所以書也瞻彼景山徒然望慕

昔晉氏初禁立碑晉令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景謂景行也山謂高山仰止也言藩府士女皆瞻

慕王之景行空然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畧既泯故首

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置之者反蒙嘉歎晉時令諸墓者不得作碑

而司徒魏舒死特賜之碑泯滅也阮畧為齊國內史為政表賢黜惡風化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為立碑時官制嚴峻

自司徒魏舒以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畧不已遂冒禁樹碑然後詰闕待罪朝廷聞之歎美其意為謂作也置立也

至於道被如仁功叅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被及也言人有大功如管

仲者則宜在尋常禁令之外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軌即為成規乞

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軌迹也言竟陵王賢與褚淵同迹親與王薨同規請為立碑以依二

公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輜軒不

知所適九原晉大夫葬地樵蘇采薪人也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者罪死故云禁凡帝車

暫止日駐蹕長陵蕭何曹參陪葬之所和帝詔曰朕望長陵見二臣之隴每有感焉輜軒車也無碑故云罔識其禁

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施賓客之禁策

名委質忽焉二紀閭里門也孤賤雲自稱也甄錄也言我逢齊網之寬不禁客游王門故乃得委

質事太宰已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敵帷毀蓋未葺螻蟻

珠襦玉匣遽飾幽泉列女傳虞貞節曰人命長犬馬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禮記仲尼曰

吾聞之敵帷不棄為埋馬也敵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論曰為王先用墳黃泉為王作葺以御螻蟻西京雜記漢

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鑊為交龍鸞鳳龜龍之形葺藉也言我常恐先死不得報

恩誰知我未藉蟻而太宰已在幽泉矣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

奔南浦長號北陵微物雲自擬也南浦迎喪也既曲逢前施

實仰觀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前

謂先許送葬也觀幸也後澤者謂立碑也杜元凱好為身

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敘其

平吳勳一沈萬山下一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

在山頭平晉書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都督雍涼

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

書。上書秦始皇

李斯斯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為客卿會鄭國

來間秦以作溉渠覺秦大臣請一切逐客李

斯亦在逐中乃上

書請除逐客之令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

戎東得百里奚於宛史記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

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

公以客禮禮之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

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

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

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戎宛小國名迎蹇叔於

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史記百里奚謂繆公臣不及臣友

為上大夫左傳晉邳芮不鄭不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

豹奔秦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

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

地千里至今治強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擊魏公子印

封鞅為列侯號商君若舉猶取也即孟子

五旬而舉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

上郡南取漢中秦至惠王始稱王張儀魏人也包九夷制

鄢郢東劇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

面事秦功施到今九夷屬楚鄢郢楚二縣制據昭王得范

之也成臯縣名周之東境

昭王得范

昭王得范

昭王得范

昭王得范

昭王得范

昭王得范

昭王得范

昭王得范

昭王得范

昭王得范

昭王得范

昭王得范

昭王得范

昭王得范

昭王得范

昭王得范

睢。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

秦昭王母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羊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蠶食言如蠶之食葉此四君皆以客之功。由此

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踈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崐山

之玉。有和氏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鱗河徒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馬。而陛

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馱。

不實外廐。馱馱良馬名江南金錫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

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

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開雅變化而能隨俗也夫擊甕扣缶。彈箏搏髀。陞而歌鳴鳴。快耳者。真

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

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

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

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

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黔首，民也。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裹足不入秦。裹足，將登途而不敢入者也。雖裹足而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

陽事吳王濞，王有邪謀，陽奏書諫，隱惡不欲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

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鄒陽

陽齊人。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吳越。未央有曲臺殿，衡猶稱之。衡言其懸法度於上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子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晚節末路，謂二世時也。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

擊也。函谷關名。咸陽秦所都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

兔。言胡人馬盛揚，塵不見鳥獸也。關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

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屬及也。此假言吳與諸國并力為

兵北伐，漢耳。故說諸國何則？強趙責於河間。趙幽王為呂

帝立其長子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彊為河六齊望

於惠后。惠帝時齊悼怨王入朝，呂后欲殺之，獻城陽地

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城陽顧於盧博。城陽王喜也。喜父

而追怨惠帝與呂后。齊王更以三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與居，帝聞其欲立

王治處，故喜三淮南之心，思墳墓。文帝憐淮南厲王不軌

顧念而怨之。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盧江王。大王不憂，臣恐救

兵之不專。言三子皆望墳墓，思其父見遷殺也。胡馬遂進，窺於邯

鄆。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假言胡越水陸共伐漢實言胡為

都也長沙郡名青陽水名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

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

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陽惡指斥其事因雜亂

不舉兵而隱其言詞也言吳趙欲來伐漢漢必使梁并淮

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拒趙如此則吳趙各

深不能相濟患憂也以王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

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

盡智畢議。易精極慮。言變易精神極盡謀慮也則無國而不可奸。

奸求節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

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

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言來游於吳已歷數王自齊至

吳度淮千里下風之行言王之美行及人如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至猶云臣聞鷲鳥

風之下也累百。不如一鶚。鷲大鵬也鷲鳥北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土。

諸侯鷲比天子祛。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全謂

之時鼎土力舉鼎者趙幽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

王反高后殺之沈沒也能還厲王之西也。死士義士也盈朝多也淮南然則計議

不得。雖諸音不能安其位。亦明矣。諸專諸賁孟賁皆古勇

厲王長謀反廢遷蜀故云西事。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

不明求衣。據關即入關也寒心銷志見國家自立天子之

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後。文帝遣東牟朱虛侯章東

諸呂猶春秋襄邾儀父者也邾小國深割嬰兒王之。文帝

也儀父諡也事與齊相類故引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

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嬰兒皆厚割地與之言。孝文帝於骨肉厚也。

方言梁益之開稱所愛其肥盛曰壤壤子猶愛卒什濟
子也言文帝王其愛子謂為梁王參為代王也
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濟北王興居反使將擊
南王文帝弟也流徙之蜀至雍不食而死故云什在
謂囚象新垣等謂二國有奸臣如新垣平也
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天
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規猶制也變易大王弗察臣恐周
權勢新政令也大臣難知難探則也
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
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弗迎
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過誤
也言王為此謀則吳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
嗣必不在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
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
破之不留行言攻之易也
破收弊人之倦言乘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
人之疲而收功也
以失其地荆亦楚謂項王敗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夫

王熟察之言國家不可庶幾

○獄中上書自明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

陽獄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

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
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荆軻發後太子相氣

吾事不成矣畏謂畏其不能刺秦王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

昭王疑之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

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

不哀哉變動也諭曉也兩主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

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是

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

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使相之曰：石也。王刑和

氏左足，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又曰：石也。刑其右足，誅亦刑也。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斯具五刑，故云極。

胡亥二世名。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

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

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

竅，剖比干，觀其心。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鴟夷以皮作鴟形。臣始不信，乃

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或相識至老不相知，或一見之頃即如舊交。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

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藉借也。丹即燕太子。王奢去齊之魏，臨城

自剄以却齊而存魏。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

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齊兵遂却。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

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

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尾生與女子期於梁

去，抱梁柱而死。言蘇秦於天下則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

反覆無信於燕，則有尾生之信也。中山。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始欲誅之。何則？誠有以相知

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音蹄

言燕王怒其讒者而轉重蘇秦。烹一駿馬以食之，駃騠，駿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

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

昔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

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臙脚於宋，卒相中山。司馬喜

刑說中山之君而以為相，臙脚也。范雎摺拉，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范雎隨魏

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雎金十斤及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齊齊遂使人笞擊范雎折脇摺齒雖得出亡入秦為應侯摺亦折也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

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狄殷末人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之心比周末人故百里奚乞食於道

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

合於義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

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國語冷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鑠削也衆口所惡金為之銷積讒毀

之銷也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辭哉公聽

並觀垂名當世奇獨也公聽並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

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也丹朱堯弟管叔蔡叔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

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捐棄也燕王噲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

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政皆歸田常欲善無厭也紂剖比干心剗孕婦武夫晉文公親其讎而

強霸諸侯讎謂寺人勃鞞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祛文齊公即位用其言而免呂卻之難遂以強霸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仇謂管仲為公子糾射桓公中鉤何則慈仁殷

文選卷之八

勤誠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由許由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荆軻為燕刺秦，士不成其七族坐之。沈沒也。吳王將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其灰，要離走見慶忌，因以劔刺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劔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去倫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

先為之容也。

伏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庚也。器謂服玩之屬。

故無因而至前，雖

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

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言貴先容也。

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

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

蒙被也。伊管伊尹管仲也。

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

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劔相眄之跡矣。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

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

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荆軻之說，而匕首

竊發。

軻之得見秦王以王寵臣蒙嘉受賂而為之先容也。

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

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

烏集如鳥鵲之暴集也。

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

也。拘攣執滯也。昭曠大明也。今人主沈於諛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沈

也。帷牆妻妾所居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

而不留富貴之樂也。不羈謂才高不可拘束。皁飼牛馬。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鮑焦避世采蔬于貢。難之曰非其

遂棄其蔬立枯於洛水之上。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

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砥礪石也。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

邑。號朝歌。墨子迴車。勝母嫌於不孝。朝歌嫌於不賢。惡其名。今欲使天下

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

諛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

耳。安有盡忠而趨闕下者哉。恢廓廣大也。脅迫也。

○上書諫獵。是時天子方自擊熊逐獸。相如因上疏諫。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

育。賁育孟賁。夏育也。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

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

車之清塵。軼才過於衆也。駭驚也。不存謂勢不可以與不存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也。輿不

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

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

殆哉。軫車後橫木也。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

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檄月之變。而况乎涉豐草。

馳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亦

難矣。銜馬勒也。檄駢馬口。長銜也。利猶貪也。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

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畏欄瓦墮中之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乘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乘奏書諫王不納

枚乘

乘字叔淮陽人景帝時拜弘農都尉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全謂安道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

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不絕三光謂日月不食五星不

亂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父子喻君臣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

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惟大王少

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

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

其將絕也。三十斤曰鈞不測言至深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

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引孔叢子子貢論東

郭亥語駭驚也鼓擊鼓也鎮壓也結續也其出不出。問不容髮。事之幾微切急其間不容一髮

雖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脫脫於禍也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

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

上壽。弊無窮之極樂。弊猶盡也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

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

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

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

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滄涼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

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

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

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

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言養由基之所得射者百步內耳以已謀慮深遠較之則

養由基乃未解持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

何自來哉泰山之雷力穿石殫極之綆斷幹泰山之水雷

石綆索也榦井上木也言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

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

過言析計之則尚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謂大較易為智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三尺曰圍十圍

言大也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言制事在於未發磨礱砥礪不見

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

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

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晁錯為御史大夫削諸王地吳王與諸國舉兵反以誅晁錯為名漢斬錯

以謝諸侯乘復上書說王使罷兵

枚乘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去聲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

當六國之從子容反言秦三面有敵而又能六國乘信陵

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信陵君嘗率五國兵逐秦至函谷關其後六國乘藉

其力蘇秦又約六國連兵以拒秦燕復使荆軻刺秦王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

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三分秦地而漢全有之故云全今天下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劔鋒接必無事矣。訾量也。蚋蚊也。蠅蚋固不能害牛，朽肉觸劔徒自斷耳。吳之犯漢有類於斯，無事言必無成事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謂制地也。先帝約謂本封。三公者重其事也。前過謂削地。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三公謂晁錯也。錯為御史大夫而言也。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

中國

隱匿謂僻在東海也。居過中國謂勝於京師。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

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

方輸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獻也。山東府吳府名也。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

河，不如海陵之倉。海陵縣有吳太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

好，圈奇免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上林天子苑。長洲吳苑名。游曲臺，臨上

路，不如朝夕之池。吳以海水朝夕為池。漢宮池小故不如。深壁高壘，副以關

城，不如江淮之險。壁壘軍城也。副重也。關城函谷峽。武等關也。江淮吳之所以為固也。此臣

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言王早還計十分之

中得五分。安全故云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

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羽林黃頭習水戰者也。掩其不備曰襲。都謂吳都廣

陵，魯東海絕吳之饗道。吳饗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梁王飾

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
 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三淮南謂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廬江
 王勃也及吳楚反齊王殺身以滅其迹齊孝王將問也吳皆守漢約不從吳
 不從後樂布等聞初與三四國謂三淮南及齊也漢將今大王
 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四國謂三淮南及齊也漢將今大王
 此不可掩亦已明矣酈寄圍趙王於邯鄲故曰囚
 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吳地方千里梁下屯
 制於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將北
 高侯韓類當地謂將兵在吳軍之北弓
 也宿軍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言吳兵之急也
 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辭連淹繫州獄

上書景素覽見書即出之

江淹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賤臣鄙行也庶女告天振

風襲於齊臺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有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雷電

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沈約書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

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

之行引淮南子文也一定之論承扣信而見疑貞而為戮

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

不可依謂徒虛語今乃知之伏願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

停止也左右謂讒毀之人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

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

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日者猶頃者升降出入於承明闕金華殿謂嘗

官於朝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局影側身皆戒

廷也宮闕也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

三五賤伎之末鳴盜謂鷄鳴狗盜也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避五五

為死三為生能知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

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投瓦

金但臂痛耳佩猶荷也豫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我我

固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分分義也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結

伏劍言死也淹願殺身使剖心摩踵以報所天所天謂不

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貽取也迹墜昭憲身陷幽圜履影

吊心酸鼻痛骨昭憲明法也幽圜謂獄也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

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遺失也言如有所失加以涉旬月迫季秋

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

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

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巖

平上筮於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次則

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結綬謂登仕路也金馬門也高議謂論事也漢宮有

臺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謂終軍俱啓丹冊並圖

青史啓開也冊書也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

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

於不義直不疑為郎其同舍郎失金妄意不疑不疑償之

問倫曰聞卿笏婦翁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不義指笏婦

翁一事而言彼之二子猶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

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絳侯周勃也。勃為太尉。故云。上將。史遷司

馬遷也。室。蠶室也。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

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魯仲連為趙却秦軍。趙欲封之。不受而去。接輿伴狂避世而行。

歌。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嚴光字子陵。與世祖同學。變名姓。隱居。張仲蔚。隱居。

蓬蒿。没人。東越。會稽也。西秦。扶風也。若使下官事非其

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以殞身。鉗口吞舌。何

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齊魯燕趙。義俠所出。方今聖

曆欽明。天下樂業。曆。曆也。曆。曆也。青雲浮洛。榮光塞河。青雲。榮光。皆

西洎臨洮。刀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臨洮。狄道。飛狐。陽原。皆

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言旁及四夷。皆浸沐天子之仁。

泉也。而下官抱痛園門。含憤獄戶。園門。獄門也。一物之微。有足悲

者。凡一微物。失其所。足以悲。而况人乎。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鬼。不

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晏子春秋。景公田於梧丘。夜夢五丈夫。來驚。獸悉

無罪。公問。晏子曰。昔靈公出。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立命人掘之。五頭具在。公令厚

葬之。乃恩及白骨。故云不愧。沈首也。後漢書。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取其財物。埋

樓下。交趾。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啓。奉答勅示七夕詩啓。梁武詔。昉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於才可即。付使者。

任昉

臣昉啓。奉敕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

託情風什。希世罕工。緒事也。俯下也。不一言多也。風什。謂

此。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明也。此皆能文之主。故昉引之。

者。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明也。此皆能文之主。故昉引之。

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性與

天道事絕稱言。性與天道言帝自然能豈其多幸親逢旦

暮。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臣早奉龍潛

與買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奉龍潛謂帝在

承奉也天飛即飛龍在天之謂買馬謂惟君知臣見於訥

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詔有卿雖訥於言謹輒

牽率庸陋。式謝天獎。式用也拙速雖效蚩鄙已彰。孫子兵

謂拙速未睹工久臨啓慙慙。女罔識所寘。音至慙愧謹啓。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卞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

陵六軍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珍

任昉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脩理臣亡高祖晉故

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

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

裔淪塞。緒胤也忠謂壺死王事孝謂珍死父難遂使碑

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表華表也雍門周

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感慨自哀。日

月纏迫。纏迫急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言壺是晉

大示教義故脩理之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言壺餘

非求功效於今也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左傳死王事加

不過盡忠於晉也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樵蘇之刑用

壺為晉死王事而不臣亦何人。敢謝斯幸。非分

謂之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助為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蕭時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蕭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昉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諒信也款謂不許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失圖荒迷也昉於品庶。示均鎔造。鎔造鑄者也言我於衆類之中同造化之一物干祿祈榮。更所自拔。虧教廢禮。

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茲啓昉往從

末宦。祿不代耕。言祿薄也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甘旨飲食也晨昏定省也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

幾何可憑。言神靈依憑几筵且奠酌不親。如在安寄。晨暮

由飢寒限役故廢闕其半三年內能幾何時

寂寥。闕若無主。

奠酌祭祀也言不親祭祀則如在之誠何所寄晨暮無人哭臨則寂寥無祭主矣闕

也。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

守服喪也無別理不貳也窮咽哀泣也多喻多

也。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

格至也區宇天地也塗道也

若需然降

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

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

陋無心言如此則是明王孝錫類所及匪徒教義詩曰孝

治天下及於僻陋而無間也。錫類所及。匪徒教義。子不匱

非徒以教義為化也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無却。顧望

避敵。逗撓有刑。綏是執綏之綏言死於執綏不敢棄也以死制例之可見舊註以綏為却未安逗撓

逗留而阻撓也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史記

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非是知敗國典也其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

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臣昉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竊尋獯勳險獯險侵軼蹙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

靡獯獯也王師謂梁軍也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淮徐河

有功則奏凱樂而歸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

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破北

軍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向塗中金城西沂曰塗澗魏

步道所出此言破敵之易也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司部

也懸隔去凡起十萬之師日費千金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

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

摧醜虜司州刺史蔡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方之

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耿存而蔡亡李陵將兵

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耿恭以踈勒城傍有澗水可固

乃據之匈奴來攻恭於城中穿井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

而去言道恭比之陵則不若使郅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

失節比之耿則又死事也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

哉漢武帝遣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涉安寔由郅州刺史

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受命不故使蝟結蟻聚水草

有依言景宗縱魏兵使如蝟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

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

退師延頸自貽虧血初司州被圍詔荆郅發兵往援曹景

即日退還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戎有

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

挫折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

真置也。主謂為罪首也。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

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

邁茲多幸。言及自行陣之指縱非擬獲獸何勤。指縱即獵

示也。言景宗譬之於獵則無發縱賞茂通侯榮高列將。通

指示之功又無奔追殺獸之勞也也。負檐裁弛鐘鼎遠列。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

每食擊鐘家語于路南遊和戎莫效二八巴陳。左傳曰鄭

楚列鼎而食言驟貴也寡人和諸戎狄景宗無此功而已當此賜也。自頂至踵功

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己。踵足也造化喻君也言景宗

膏血潤草塗原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言道恭死後衆猶

亦豈宜有辭。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

面目。人斯謂景宗也靦疆也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代郡

太守劉興將數

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

恐失其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

坐知魏武置法案以從事。魏書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

千里故能出必以律。鎚銖無爽。易云師出以律鎚銖

教者武英挺畧不世出。挺拔也畧謀也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

實弘廟筭。孫子曰夫未戰而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庸固謂

昏庸而膠固也理絕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魏後聖朝

乃顧將一車書。聖朝謂梁乃顧謂眷顧天下也一車愆彼

司氓致辱非所。愆傷也司氓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

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効請以見事免

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

職僚偏裨將帥。絳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

奏。僚官也。偏裨小將也。絳沾也。咎罪。臣謹奉白簡以聞。景宗

本列侯而用白簡者以有罪也

○奏彈劉整。內謹案以下等語。昭明已刪而舊本欲應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汎凡

毓。字孤。家無常子。汎毓字稚春。敦睦九族。青士。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是以義

士節夫。聞之有立。有志謂也。千載美談。斯為稱首。臣昉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請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

弱叔。郎整恒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

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

讓奉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

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

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

列稱。整亡父與道先為陵零。卿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

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眾。整便

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

眾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財。錢七千。共眾作

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

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

眾。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眾。整意貪。得當伯推

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

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負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

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

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稱娘去二月
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
遂往津陽門羅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
登時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
視人買龍牽等列狀相與范訴相與重覈當伯教子列稱被
采音苟奴等列狀相與范訴相與重覈當伯教子列稱被
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今史潘僧尚
議整若輒畧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教子等私使若無官
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紐應洗之源臣謹案新除
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王

中軍參軍臣劉整問閻闕茸名教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仕
因純袴前代外戚謂是齊朝后妃之服**惡積釁稔親舊側目**
釁罪也稔熟也側目言疾之甚也**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
禮嫂叔不通問也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謂罵言**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
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
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竟夕不寐是指姪言兄

弟之子猶吾子且當竟夕不寐而乃加以大杖也

薛包分財取其老弱汝南薛包字孟嘗弟
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高鳳自穢爭訟**
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寡嫂**高鳳字文通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
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遂不仕

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
衣無常主即汜毓也註見本文前**整之撫姪食有故人**
謂責米也公孫弘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
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有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
孫弘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何其不能**
朝右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折契鍾庾而檐占帷交質
音至謂取車帷也折券棄債漢四斗為鍾十六斗為庾言嫂雖負鍾庾之多亦宜折券
不論而整為六斗米而取嫂車帷為質言整之罪深也**人**
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紳冕衣冠也**臣**
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

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闌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以聞。

○奏彈王源

沈約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舜霍不婚。垂稱往烈。左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西漢書儁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二族夫妻二姓也。伉合相敵而合也。窳下也。隆高也。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

秦晉有匹。涇渭無舛。昌充反。懷羸謂晉文公曰。秦晉匹也。涇水清渭水濁。舛猶雜也。自宋

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厮

庶。兩婿相謂曰。婿。厮厮養卒也。販鬻祖曾。以為賈道。以祖曾之高門。嫁子女而取財利。有

如商賈。明目腴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胤

也。世業謂上。樂卻之家。前徽未遠。樂即樂盈之。樂卻即卻

傳叔向曰。樂卻胥原。既壯而室竊貲。莫非阜隸。禮三十壯

也。阜隸賤者言嫁娶之家。結褵離。以行箕箒。咸失其所。婦

人之幢也。女將嫁。母為結其褵。箕箒婦。志士聞而傷心。舊

老為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宸歷天子歷數也。御

法也。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殄滅陛下所以負袞興

言。思清儆俗者也。謂雜婚姻也。儆俗臣實懦品。謬掌天憲。雖

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盡大猷。權右用事者。賈誼曰。城狐

不掘社鼠。不燻蠹敗也。猷。道也。言已雖有張綱埋輪之志。未能盡服權勢。而王源事同狐鼠。族有承藉。一失綱紀。亦

敗天也。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風聞。采聽也。源。雖

道也。人品庸陋。胄實參華。胄。代也。參。華與。曾祖雅。位登八命。王

為右。僕射。祖少卿。內侍帷幄。少卿。為侍中。常侍帷幄。謂在天子左右也。父璿升采儲

闈。亦居清顯。璿。為東宮官。官采事也。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

徹。而託姻結好。唯利是求。諸府。諸禁府也。通。徹。源。列在此官。玷辱流輩。

莫斯為甚。源人身在遠。在遠。謂為南郡丞。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

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

胄。魏志。滿寵為太尉。子偉。嗣。偉。弟。子奮。至司隸校尉。家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

息。子也。鸞。子之名也。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見璋之任王國

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閤主簿。王慈。稍歷侍中。吳郡太守。源父子因

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源先喪婦。又

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

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歿。武秋之後。無聞東

晉。滿奮。為苗。願所殺。故云殞身。西朝。謂晉初。都洛陽也。胤。嗣。子孫也。殄。死也。武秋。奮字。言奮後不聞于孫。在東晉

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

於此。駭。驚也。言王滿與潘楊異也。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

充牀第。第。簀也。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繩違。允茲簡裁。贅。行。行。行。

穢。行也。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也。源即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

資。得參纓冕。世資。祖父之業也。參。與也。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

同之抱布。列子曰。殷紂魯桓。齊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也。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

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且非我族類往哲

我謀言源以行媒之禮同抱布之事格言薰不猶雜聞之前典季文子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同器而藏薰香草薳臭草也豈有六卿之胃納女於管庫之人周禮有

源祖父之貴也胃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其毛詩曰豈

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

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輿臺賤臣也言源

於輿臺之賤同穴為鬼也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葭祖辱親

於事為甚陸雲曰高門降衡修庭樹蓬衡橫木為門凡庶

祖辱親也葭無也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翦除

汚也比屋猶云各家也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

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伍等也已汚謂王氏也臣等

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

故言禁止視事使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如昔無官之時

文選卷第八



